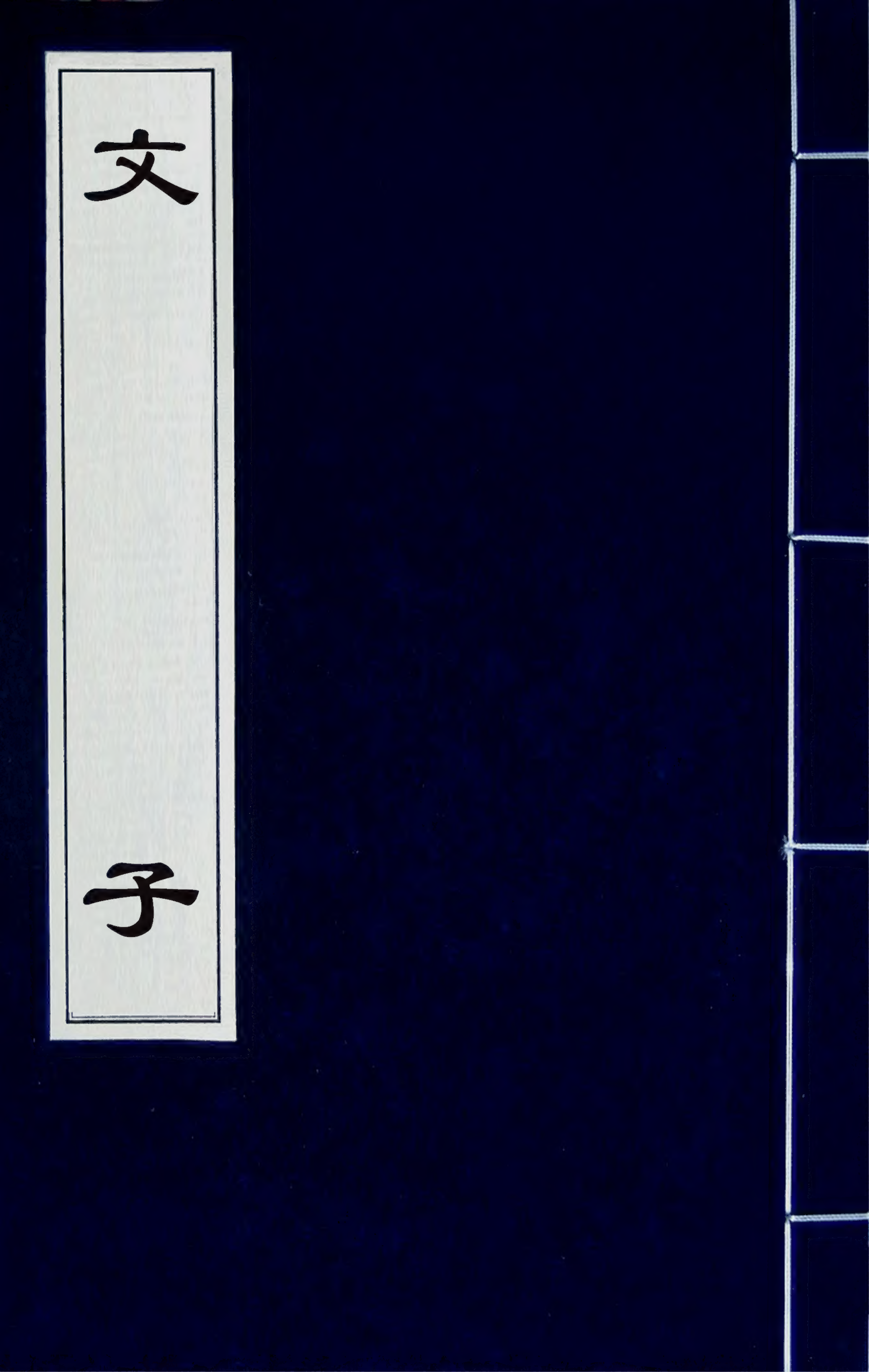

文子

刻文子序

黃帝時有廣成子赤松子周文王時有鬻子而子遂名始著嗣是老聃莊列尸佼諸人各以其意見摶爲元之與逸悠謬之談

令人不可捉摸而儒道陰陽刑名法墨縱橫詭秘農稷襍流種種紛出然世以腹笥而筆膾者以道德南華沖虛荀揚文中之學及管韓孫武淮南數子為已

其餘諸子雖越之高談自開戶
牖祗供十襲珍藏束之高閣也
通以嚼口者非子不談射利者
非子不售而諸子有家藏刻書
盡噫秦熖既烈經傳與燎獨諸

子書端然不毀殆天有以護其衷而為今日地也余讀子書每謂老莊列以下惟文子最為雅馴有以孫之辯而理勝於詞有淮南之博而名析於理有思

谷之脣吻而情辭以澤有潤予

之言邃而語質以顯其氣偉而

義環其事覈而言博其引喻也

富而洽其標指也約而旨非篇

稱山跨海遼闊不經奔月射日

君誕妄擬六氣五靈訓覈不經白馬孤犢鴟張不懿者比也第其全書不少概見余同鬱先生嘗曰漢文子九篇及攷唐徐靈府所注則有十二篇謂文子姓

字名鈃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
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錄
其遺言為十二篇然考馬氏意
林別有范子計然十三卷並隂
陽曆數則文子非計然也吴中

舊刻僅十餘葉雲間潘氏輯略較之倍蓰近得默希子本始睹其全迺靈府注李暹又其自稱平王問注以為周平王孜文子與孔子同時周氏涉筆謂楚居

者差近之是余先生所見志然默希子註爾乙丑臘月浙中門人楊生君恕以全書附郵簡至徽余序之以弁卷首余閱之廼默希子正儀子南谷子三家合

註也菁以不覩全書為憾今喜獲其全而并得其註是誠遇合有時不可以旦暮傳得耳三子謂非文子之功臣乎秇林中未可易以視之也楊侯名爾曾刻

文子者少參梁愷菴之孫名燾

例得並書

莆田黃鳴喬啟馳甫撰

按文子姓辛名鈃一名計然葵丘濮上人也師事老子楚平王問曰聞子得道於老聃可得聞乎對曰道德匡邪以爲正振亂以爲治醇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怨成亡堯舜是以昌桀紂是以滅王曰敬聞命矣後南游吳越范蠡師之越欲伐吳蠡諫曰臣聞之師曰兵凶器戰逆德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不可勾踐不聽敗於夫椒後位以上大夫弗就隱吳興餘英禺山相傳以爲登雲而升按寰宇記吳興志俱載餘英東南

三十里有許籌山越大夫許然嘗登此山籌度地形因名焉今山陽白石頂通玄觀乃故隱處也其紫雲關昇元觀即古常清觀宋乾道間改賜今額山之半有曰登雲石者在著文子十二篇唐封通玄眞人書爲通玄眞經

默希子序文子

大道不振其來已久微波尚存出自諸子莫不祖述道德彌縫百代文子者周平王時人也著書一十二篇平王問文子曰聞子得道於老君今賢人身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能庸乎文子對曰道德匡邪以爲政振亂以爲理使聖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怨成亡而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信其言而用之時天下治然安危成敗匪降自天在乎君王任賢而

巳故聖人怵怵爲天下孩其人同於赤子欲以興利去害而安之非欲有私巳也其書上述皇王帝覇興亡之兆次敘道德禮義衰殺之由莫不上極玄機旁通庶品其旨博而奧其辭文而眞故有國者雖淫敗之俗可返樸於太素有身者而患累之質可復至命於自然大矣哉文子不可不刻心焉洎我唐十有一葉皇帝垂衣布化均和育物柔懷庶邦殊俗一軌故在斷獄者盡其思慕幽棲者亦安其業默希以元和四載投迹衡峯之表考室華蓋之前迨經八稔

敦樸素之風竊味希微之旨今未能棋默强爲注

是量天漢之高遥料滄溟之淺深者亦以自爲難矣

吳全節序文子

文子者道德經之傳也老子本易而著書文子法老而立言所以發明皇帝王伯之道欲爲君者必羲軒之君爲民者皆大庭葛天之民其垂意於世亦深矣後人莫究或相詆訾今南谷杜高士居吳興計籌山授奇訪古得文子故居之地復得文子全書遂爲析篇章分句讀纘義附說使學者目擊道存予嘗謂乾坤開闢之後天道自北而南聖朝肇基朔方元運一轉六合爲家洪荒之世復見今日南谷應運著書以

昭皇道將措斯世於華胥氏之域山林士不忘致君
澤民之心誠可尚也吾教有人喜而序其端云

南谷子序文子

古之君天下者太上無爲其次有爲是故皇以道化帝以德教王以功勸伯以力率四者之治若四時焉天道流行固非人力之能强然則時有可行道無終否冬變而春存乎歲伯變而皇存乎君此文子作而皇道昭矣文子晉之公孫姓辛名鈃字計然文子其號家睢之葵丘屬宋地一稱宋鈃師老子學早聞大道著書十有二篇曰文子歸本老子之言歷陳天人之道時變之宜萃萬古於一編誠經世之樞要也楚

平王聘而問道范蠡從而師之勾踐位以大夫佐越平吳功成不有退隱封禺之地登雲仙去吳興計籌之陽乃其故處唐玄宗時徵士徐靈府隱修衡嶽注文子之書上進遂封通玄眞人號其書爲通玄眞經僕生江左身老吳邦訪文子之遺踪建白石通玄觀因獲文子故編暇日分章纘義參贊玄風若夫化敎嚮率道德功力之辯則不無望於世之大賢云爾

黃石翁序文子

古之士用人家國必有世外隱者爲之師磨礲淬厲受其書盡其道然後功成而名立越有上將軍范蠡其師爲計然計然覩見聖人於衰周懷至寶而不耀嘗究觀天道人事彊弱興廢自然之理著書十有二篇蠡用之平吳而覇越又以其緒餘全身肥家三積三散保其令名觀蠡之始終以信其師之道觀蠡屢對勾踐之言皆其師之言也其書柳子厚芟除冗駁擬取精微自爲一書頗發其意惜不傳南谷先生披

圖以得計然舊居之山勝高峰之峻峙俯具區之浸
瀾旣爲之築室肖像復取文子作纘義融會貫通惻
喩就夷發舒皇帝王伯之藴與所著玄經原旨並行
於代先生有道者其清勤儉素不爭而善勝深得柱
下宗旨立言立事見於薦紳韋布之所論著固巳勤
堅石而鋟華梓矣抑太史公之論陶朱謂其苦身戮
力與越深謀又謂苦身戮力致產數千萬復言之不
於先生於此事異而同其功名高而不享其富則其
所以得於計然之書者豈在文字章句末去之千

以眞有若合符契者焉獨恨名卿大夫知先生者多
登門問道不少廼未能盡用其説如古人之謀國豈
信道之未篤歟山林之士不忘斯世肉食其忘之歟
不然所以尊吾老子之道者何所爲而然也余故表
記范師友之所從受于篇端以俟

文子目錄

默希子　徐靈府
正儀子　朱　弁　合註
南谷子　杜道堅

上禮篇

文子目錄終

文子卷一

句餘孫　鑛文融評

武林梁　杰廷玉閱

道原篇

且物之為貴莫先於人然不能定心後而朗照裂愛網於道津遂使性隨欲遷生與物化至人哀之故述大道之原特標衆篇之首俾尋原以階道方觸事而即眞豈不有以者哉

老子曰有物混成。默希子曰凝湛常存故言有物陶冶萬類故言混成正儀子曰稱有物者欲明無物者也混為能合清濁成為不遺纖介

先天地生。正儀子曰天地玄黃為色方圓為形道豈生於形色之後也

惟象無形。窈窈冥冥。正儀子曰可以理會難以目見

寂寥淡漠。默希子曰言道性深微不可測

不聞其聲。默希子曰非聲可聞非色可觀

吾強之爲名字之曰道。默希子曰既非聲非色即無名無字無言無說今所言者即非真號故曰強名也正儀子曰夫形聲俱無則名言莫及也將欲指示非強而何

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默希子曰既無形象可覩豈有高深可測

包裹天地。稟受無形。原流泏泏。冲而不盈。默希子曰道範圍天地故曰包裹稟受處靜故曰無形其原産萬物如木之流滿而不溢酌而不耗泏泏音骨木出貌

濁而靜之徐清。默希子曰如動而靜似濁而清正儀子曰同物謂之濁也取其不汙之

承理函韻
數不婦句

徐以會之則本自清矣

施之無窮無所朝夕、點希子曰博施無窮豈止旦暮正儀子曰隨用而大萬古常今

表之不盈一握、點希子曰表之乃有物握之乃無形正儀子曰眞純無纖微之質

約而能張。正儀子曰在乎至簡從事則廣

幽而能明。正儀子曰雖寂默之幽亦顯應之明也

柔而能剛。點希子曰不與物爭曰柔能終不挫曰剛

含陰吐陽、正儀子曰藏用爲陰顯化爲陽

而章三光。正儀子曰日月星辰禀之故能各麗其所

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麟以之遊。

裏

星收一句便不板行殊作祇

三語一部老子丁寧

鳳以之翔，星曆以之行。正儀子曰：高山深淵麒麟遊鳳翥宿離不忒升沉遂所者至治玄感得如是焉。默希子曰：皆在自然之道也。夫高游之宜，飛走之勢，游翔之精，經緯之象，斯不期而然，不會而至，無代司以成，成勢皆畢受而自宜，均其生成，故稱大道也。

以亡取存，正儀子曰：謂遺生而後身存。默希子曰：夫有貲者未嘗不亡者也，今以無貲之亡而成虛體之存。

以卑取尊，正儀子曰：人尊而自卑。默希子曰：夫有位者未嘗不黜者也，今以無位卑而成不黜之尊。

以退取先，正儀子曰：自後而人先。默希子曰：夫有爭者未嘗不退者也，今以不爭之退而成無敵之先。

南谷子曰：生天地，育萬物，變化有無，不測其妙者

道也安天下撫兆民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聖人也惟知道則亡可存卑可尊退可先矣

古者三皇伏羲神農黃帝默希子曰天地人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正義子曰治天下神運乎中德澤克乎外也默希子曰言德配天地不治而自化是能寄中區以應用恣旁行而不流也是故能天運地墆默希子曰陽性剛運陰性柔墆輪轉而不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雷聲雨降並應無窮默希子曰夫德合自然布通大應則天地不虧運墆之理風雨不乖燥潤之節五行無尅六氣自和故聖人神動如天尸居如地其合如風雷其澤如雲雨雖萬物生化不知所窮而執一無爲與之並也

已雕已琢。還復於樸、默希子曰使萬物復其性

無爲爲之而合乎道、默希子曰任其自爲則無所不爲故物暢其性我常無爲是以與道而符合也正儀子曰一本合乎生死言生者不得不生生者自然爾死者不得不死死者自然爾故曰合乎生死

無爲言之而通乎德、正儀子曰無心之言言乃通物物暢得所願而保其安則終日言之未嘗離德也

恬愉無矜而得乎和、正儀子曰以無所矜而合太和

有萬不同而便乎生、正儀子曰萬物異宜各便其性

和陰陽、節四時、調五行、默希子曰夫陰陽和四時節五行調道之常也非謂聖人

更能改作但使察人事上法天時中察人情俾堯慝不作以至太平耳正儀子曰和二儀交泰節時

不過節謂不相魁伐

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

獸胎不殰，正儀子曰盡其生成之氣也

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正儀子曰無中天

婦人不孀，默希子曰皆前相保 正儀子曰配合得宜

虹蜺不見，默希子曰邪氣自匿 正儀子曰氣之和也

盜賊不行，默希子曰天下大同 正儀子曰不貪苟得之利

含德之所致也。默希子曰言上數者皆聖人亭毒之所致也 正儀子曰至哉三皇之德也

深且重 去修行 之世乎

能使陰陽不憖品物咸若與道爲友與化爲人不可得而名矣

南谷子曰上古之君法天道爲治本與造化以同遊使民物各遂生成之性道不悖則物無傷焉

天之道正儀子曰一本天常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默希子曰無心以生而生者自生無心以化而萬物自成

萬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默希子曰將無愛惡於其間何所措其德怨耳

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默希子曰畜之不盈藏之不虛正儀子曰冬陰固畜春陽發散未嘗虧盈

[illegible]案莊以陰陽為[illegible]以心和為御何來

忽兮怳兮不可為像兮怳兮忽兮其用不詘兮窈兮冥兮應化無形兮遂兮通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正儀子曰屈伸隨時

南谷子曰能生生而不自生能化化而不自化夫是以為太常

老子曰大丈夫默希子曰能體道者正儀子曰自得之稱

恬然無思淡然無慮正儀子曰物莫嘗情

以天為蓋以地為車正儀子曰同乎覆載

四時為馬陰陽為御正儀子曰因而乘之

行乎無路正儀子曰廓然皆通

游乎無怠。正儀子曰神不可極也

出乎無門。正儀子曰直非所由

以天爲蓋即無不覆也以地爲車即無不載也四時爲馬即無不使也陰陽御之即無不備也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照見天下者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正儀子曰夫欲之存也萬類紛然而衆理中之存也六合洞然而皆通

故天下之事不可爲也。默希子曰爲者敗之

因其自然而推之。默希子曰因勢與偕

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而歸之。默希子曰雖變化多端可精詳其要

是以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 默希子曰正一心斥雜伎

厲其精神 默希子曰使內明

偃其知見 默希子曰止非道

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無治而無不治也 正儀子曰同物為性則皆盡其為埶我之智則萬物自治

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默希子曰非不為因之而為

無治者、不易自然也、默希子曰非無治因之而治

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默希子曰物我通順

老子曰執道以御民者事來而循之、物動而因之、萬物之化、無不應也、百事之變無不耦也、正儀子曰言聖人御天下因人事所便利而安之則萬民自化百事自治

故道者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此五者道之形象也默希子曰此五德無形之形無象之象

虛無者道之舍也、默希子曰舍者居也正儀子曰不發故能集

平易者道之素也、默希子曰素者質也正儀子曰任適故無飾

清靜者道之鑑也、默希子曰鑑者明也正儀子曰明正故能照

不拘規於
性相激雀

柔弱者道之用也。默希子曰用者通也正儀子曰體順故皆通

反者道之常也。默希子曰反情歸性故得常

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強也正儀子曰柔故不可挫弱故不可勝

純粹素樸者道之幹也正儀子曰用此爲體

南谷子曰大道無形太平無象而曰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爲道形象者其形豈其形其象豈其象哉

虛者中無載也平者心無累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不與物雜粹之至也不憂不樂德之至也默希子曰解五義也

夫至人之治也棄其聰明、默希子曰無飾智

滅其文章、默希子曰存素質

依道廢智、默希子曰全清虛去迷妄

與民同出乎公、正儀子曰無私心

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默希子曰不誘民以智不慕聖之功

除其嗜欲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即察、默希子曰居要故明審

寡其所求即得、正儀子曰不取故常得

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牧之、正儀子曰

神全情性者則盡

養形得形之理

中之得也五藏寧思慮平筋骨勁強耳目聰明默希子曰皆守中所致也

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遠者往而復返默希子曰徒涉遠而迷津不知近而泳也

南谷子曰文藏質博務心外重則內輕是以至人處其實不居其華

老子曰聖人忘乎治而在乎自治貴忘乎勢位而在乎自得自得則天下得我矣默希子曰未存身不治而能治人患勢位而不驕人不驕人者其惟自得自得者我好之人亦好以我情符彼情故曰自得自得則天下之情皆得於我矣

樂志乎富貴而在乎和 默希子曰不驕富貴而保其和樂

知大己而小天下幾於道矣 正儀子曰大己貴乎自得小天下忘乎治人

故曰至虛極也守靜篤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 默希子曰言物生虛靜故歸根曰靜靜曰復命言往復無窮萬物不終也

夫道者陶冶萬物終始無形寂然不動大通混冥 默希子曰渾沌埏埴始於無象中而有物終於無形則終始之跡若然可觀今以大道之布陰陽之鑪不見造物之緣而生生未嘗不損莫究所用之極而化化未嘗不流則始終不可使得也

深閎廣大不可爲外折毫剖芒不可爲內 默希子曰至大不可以外求乎小不可以內得 正儀子曰非巨細之所能內外也

五小起遊

淡泊易見人之渾融不二

無環堵之宇 正儀子曰非六合之所能含也

而生有無之總名也 默希子曰言無則觸類森羅言有則形兆莫覩總言萬物之名生於有無之間也

眞人體之是以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不與物雜 正儀子曰以能體之故備五者之德

至德天地之道故謂之眞人眞人者大己而小天下貴治身而賤治人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隱其名姓 默希子曰眞人浮沉而人不知

有道即隱 默希子曰上德忘德故不見也

無道即見。默希子曰未能忘懷即自彰也

爲無爲事無事知不知也。默希子曰爲而不恃事而不矜知而不耀

像天道抱天心。正儀子曰體乎自然無私無宰

噓吸陰陽吐故納新。正儀子曰流五藏之積滯延六氣之和爽

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剛柔卷舒與陰陽俛仰。正儀子曰順時而消息也

無所樂無所苦。正儀子曰形遷一味

無所喜無所怒。正儀子曰神遷一統

萬物玄同無非無是。正儀子曰觸事皆真

此知省欲之源人其於陰陽

夫形傷乎寒暑燥濕之虐者形究而神杜神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 默希子曰精神將逝餘形雖存其能久乎

故眞人用心復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以其寢不夢覺而無憂 默希子曰眞人知陰陽害正去偏正之情養恬淡之性故得形神相扶寢夢不入也

南谷子曰外曲者人之道也內直者天之道也內直外曲天人兼備患未有不濟者矣

孔子問道老子曰正汝形 正儀子曰與物屈伸

一汝視 正儀子曰無所異見

天和將至 正儀子曰乃得自然之和

攝汝知正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容道將爲汝居（默希子曰無他知守常度則人無不應德無不包道無不在也）童兮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默希子曰此謂專氣致柔惟求食於母更無餘慮也）形若枯木心若死灰（默希子曰不知形之爲形心之爲心枯木耶死灰耶）眞其實知而不以曲、（正儀子曰直信所通而應）故自持恢恢無心所謀、（正儀子曰自自廓大不知所期）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正儀子曰四明向達而不載乎知也）

老子曰夫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知時者無常行

默希子曰事來必應變適於時所貴知幾豈有常行

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默希子曰隨時而應豈有定方

書者言之所生也正儀子曰書以載言

言出於知正儀子曰知以立言

知者不知非常道也正儀子曰但約所知以立於言而不知應變非常於一道也

名可名者非藏書也正儀子曰書者載所知之言耳而可物之名不常於一名故非書之所能藏也

多聞數窮不如守中正儀子曰多聞力屈守一無窮

絕學無憂默希子曰俗學徼以經術禮義惟尚表飾以別賢愚誘慕人行將失其性聖人立教

以全性故絕之而無愛也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默希子曰聖者法制之首智者謀慮之始因傷性命之原經祗棄之利百倍矣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出於外不能反也而天理滅矣正議子曰性靜而欲動物感而害隨是智以生孳欲以亂其好憎是生損益斯甚不能反照其性以至滅身也

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默希子曰不以人欲易其天性

外與物化而內不失情默希子曰情猶性也

故通於道者反於清靜究於物者終於無爲 默希子曰反性則與道通無爲乃可窮物

以恬養智 默希子曰靜以自鑒

以澹會神 默希子曰虛故神王

即乎無門 正儀子曰應無方所

循天者與道遊也 默希子曰任乎自然則神與化遊

隨人者與俗交也 默希子曰校物以情是交於流俗耳

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 默希子曰是全其素

不謀而當不言而信 正儀子曰若天道無心鄉而時玄契

不慮而得，不爲而成。正儀子曰德非設慮成非有爲

是以處上而人不重，居前而人不害。默希子曰覆之以道而庶類斯安故不重也尊之以德而群生皆適故不害也

天下歸之，姦邪畏之。默希子曰歸其有德畏其無私

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默希子曰柔服萬物以道自勝

孰能與之 凡德[illegible]

老子曰：夫人從欲失性，動未常正也。以治國則亂，以治身則穢。默希子曰存民勞人亂致在身勞形弃行

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不通物者不能清靜。正儀子曰不明

於道理不達於物情
必不能還原反樸也

原人之性無邪穢久湛於物即易易而忘本即合於若性正儀子曰言人本性至靜不覺感物而動是欲之害其邪之微正惑者不悟以爲介如其性終身不惡何其病哉正儀子曰若性若猶欲也其物接而生欲

水之性欲清砂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反己默希子曰遺嗜欲之物反清静之己

是故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其爲樂不忻忻默希子曰恬愉之樂無所忻悅其爲憂不惋惋默希子曰淡泊之憂亦何嗟惋

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也默希子曰志位而同民則不危其高志位而同志期不傾其安也

故讒諂言便辭雖愚者知說稱聖德高行雖不肖者者知慕之正儀子曰雖愚不肖者咸知而慕之

說之者衆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正儀子曰悅慕者行寡進修者無一

所以然者牽於物欲而繫於俗正儀子曰以其貪饕滋味程惑名利也

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默希子曰因其為而為之

我無事而民自富默希子曰無賦斂之擾則自富

我好靜而民自正默希子曰不設教以誘民任其性

我無欲而民自樸默希子曰無情欲以撓民全其樸

南谷子曰心靜則明水靜則淸學術不正習與性成則靜者動明者昏矣

清靜者德之至也默希子曰至德不德常清而靜

柔弱者道之用也默希子曰能服剛暴是爲道用

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祖也正儀子曰物生於無而育於和

三者行。則淪於無形。正儀子曰名之乃三體之則一而一無所一可謂於無形也

無形者一之謂也、默希子曰以彼無形寄之在一

一者無止、合於天下也、默希子曰夫有所止則涉乎形固不能通合萬類爾

布德不已默希子曰一者被物以成德也然物之不窮故德之無也

用之不勤正儀子曰無勞無息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正儀子曰妙絕無聲安可聞見

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故有生於無質生於虛默希子曰道體虛無能生形質聲色之類莫不由之

音之數不過五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數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五色之變而不可勝觀也默希子曰宮徵成文則亂於耳甘酸相和則爽於口玄黃間雜則眩於目

之

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默希子曰宮爲君甘爲味主白爲色本

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正儀子曰已上皆宗一爲主故物得一而有常人得一而化光道通爲一萬物蕃昌也

故一之理施於四海、一之解察於天地、默希子曰無遠近之不達無上下之不明也

其全也敦兮若樸默希子曰混成而無飾也

其散也渾兮若濁默希子曰與物而同塵也

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澹兮若大水、汎兮若浮雲。正儀子曰

所謂衆妙是也

深廣無涯去來無係

若無而有若亡而存 正儀子曰非非無非有能存能亡

南谷子曰一元之炁舉於太易太易其萬物之祖乎聖人之心合於太易

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默希子曰道爲生化之關莫不由之

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放准循繩曲因其直直因其常 正儀子曰聖人循大道之原審萬物之性不使陸者淵居巢者穴處是不變其故也各附所安俱利其性是皆因其常者也

夫喜怒者道之邪也。默希子曰過當失正

養生

憂悲者德之失也　默希子曰不能自得

好憎者心之過也　默希子曰係執之過

嗜欲者生之累也　默希子曰養生之過

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　默希子曰夫沖氣以爲和生之本也而喜怒將二氣傷焉

薄氣發喑　正儀子曰聲所發者氣之和也陰陽相薄則喑矣

驚怖爲狂　正儀子曰精神散越則舉措狂亂

憂悲焦心疾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即合於神明　正儀子曰此五者修身之至誠人多喜怒妄作而不知節欲和平以全天性若審得其理自合神明矣

神明者得其內也得其內者五藏寧思慮平耳目聰

明筋骨勁強

疏達而不悖。默希子曰：爽不亂也

堅強而不匱。默希子曰：精不竭也

無所太過，無所不逮。默希子曰：神明之功，所適皆中

天下莫柔弱於水，水之爲道也，廣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無窮，遠淪無涯，息耗減益，過於不訾。默希子曰：不可訾量

上天爲雨露，下地爲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默希子曰：因雨露而齊生，以潤澤而成遂也

大包羣生而無私好，澤及蚑蟯音支饒而不求報。默希子曰

恩周萬類是無私也澤及微蟻不求報也

富贍天下而不既。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把

握。默希子曰虛順之至

附前堪爲柔賦

擊之無創、刺之無傷、斬之不斷、灼之不熏、默希子曰至柔物不能犯

淖約流循、而不可靡散、默希子曰隨所往之曲直能柔順而常全

利貫金石。默希子曰通乎至堅

强淪天下。默希子曰勢大不可制也

有餘不足。默希子曰故滿東南之地也

任天下取與，與稟受萬物而無所先後，無私無公，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默希子曰氣輕浮以同天體潤澤以同地與大塊玄合

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淖約潤滑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閒。默希子曰無不入也南谷子曰天不得水不運地不得水不載物不得水不生民不得水不活再德似水故能運水之性而地乎天滅也

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正儀子曰物各有祖道能德生

無音者，類之大宗也。正儀子曰無形故無聲以無形聲乃能爲萬類之妙本也矣

真人者，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爲人，執玄德於心，而化

馳如神。默希子曰無爲之化德迹不彰無心物化不疾而馳

是故不道之道芒乎大哉。不言之教其化廣矣。夫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其唯心行也。正儀子曰玄德被物不待教令而風俗自移

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正儀子曰靜能知物之本順能守事之由

故能窮無窮極無極默希子曰惟清靜無物則能極之

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知默希子曰虛而靜者能鑒能應

老子曰夫得道者志弱而事強默希子曰志順之弱事濟之強

心虛而應當默希子曰中不載故應之無失

所謂至弱者柔毳安靜正儀子曰道者以不變爲至非自强之至矣故如毳毛柔弱附體而不揚也

藏於不取行於不能默希子曰於行藏之間無爲無迹

澹然無爲動不失時

故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託小以包大默希子曰皆謂取謙弱之卑小成道德之高大也

在中以制外正儀子曰心得則物得也

行柔而剛力無不勝敵無不陵默希子曰守柔者直不可屈耳

應化揆時莫能害之 正儀子曰動與道遊物何能害

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柔即剛積弱即強觀其所積以知存亡 默希子曰理勢然矣

強勝不若已者至於若已者而格 正儀子曰強者不可勝弱者不可陵是行柔之道也

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 正儀子曰言不可輕侮或更勝於已

故兵強即滅木強即折革強即裂 正儀子曰用強者故材不全也

齒堅於舌而先斃故柔弱者生之幹也堅強者死之徒也 正儀子曰事勢相召也

移之言兵凌於穰苴孫武矣

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正儀子曰持後則不屈也

夫執道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何則不失所以制人人亦不能制也默希子曰執道全中以對流境故處靜而知變則先可以制後觀變而反靜則後可以制先制之在我不爲俗遷

所謂後者調於數而合於時也默希子曰顧必然之數偶可動之時乃得持後之妙耳

時之變故間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默希子曰物未變而制之機不應矣物已變而制之形已成矣

日迴月周時不與神遊正儀子曰謂去速也

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尺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

故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守靜道拘雌節。默希子曰守虛靜之道能者於機拘雌順之節能因於物

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安徐以定默希子曰居恒德而從容也

功大靡堅莫能與之爭也默希子曰有爲而若虛物乃順耳

南谷子曰事至而應道貴得中過與不及皆能害事惟先後不失其時則中道得而凡事濟矣

老子曰機械之心藏於中。即純白不粹。正儀子曰智巧未忘則玄道愈遠

神德不全於身者。不知何遠之能懷。正儀子曰近失於身遠失於人

欲惡之心忘乎中者。即飢虎可尾也。而況於人乎。故體道者佚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正襄子曰治道德者安而不過 窮數術者勞而無益

夫法刻刑誅者。非帝王之業也。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正儀子曰刑濫民怨箠繁馬佚

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默希子曰因世損益以施法教非有所作以衒其能

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默希子曰守乎禁令使民知懼非有所設以示其威

故能因即大作即細。能守即因爲即敗。正儀子曰如大禹治水隨山濬川俾無有害是能因者也如商鞅作法以程辛致車裂是爲之者敗也

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心而不明以智慮爲治者苦心而無功任一人之材難以致治默希子曰爲獨任耳目智慮者也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默希子曰力知止此循道理之數。因天地自然。即六合不足均也正儀子曰因其宜量其力雖六合之大不難均也

聽失於非譽正儀子曰惑於好憎目淫於彩色禮稟不足以效愛誠心可以懷遠默希子曰

[illegible]

管子所謂禁藏者其[illegible]

稟乎禮者但整其儀歸愛之心未果能效唯推誠天下可得感也

故兵莫憯乎志鏌鋣爲下。默希子曰志者害和兵之毒者

寇莫大乎陰陽而枹鼓爲細。默希子曰喜怒損攻寇之甚者

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默希子曰教令之言不節是害民也

中寇藏於山小寇藏於民間故曰民多智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盗賊多有去彼取此天殃不起。正儀子曰去彼智法取此清靜天殃自弭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正儀子曰至人以智爲賊世人以智爲德

夫無形大。有形細。正儀子曰神化無方故大品物有極故細

無形多。有形少。默希子曰莫測爲多可見爲少

無形強。有形弱。默希子曰能制於物故強物受其制故弱

無形實。有形虛。默希子曰恒久爲實遷變爲虛

有形者遂事也 正儀子曰本乎無形莫知其名因物命名曰遂事也

無形者作始也遂事者成器也作始者樸也 正儀子曰樸散而爲器也

有形則有聲。無形則無聲。有形產於無形。故無形者有形之始也。廣厚有名。有名者貴重也。儉薄無名。無

之二

名者賤輕也。默希子曰夫廣厚者世上之美名儉薄者道家之清德物之所重則舉其名我之所遺乃任其實下數句同此

殷富有名有名者尊寵也貧寡無名無名者卑辱也。

雄壯有名有名者章明也。雖北無名無名者隱約也。

有餘者有名有名者高賢也。不足者無名無名者任下也。有功者即有名無功者即無名。正儀子曰夫廣厚殷富有之功道德薄貧寡無之功也名者道著名乃生焉無者道微非名所及故世以有功為美道以無名為德

有名產於無名無名者有名之母也。正儀子曰所謂處儉寡之無名自生尊貴之大領矣

天之道有無相生也難易相成也默希子曰夫有不自有自無而生有難不自難因易以成難知有不足有故須守母而存子知難不自難必爲難於其易然物不孤運事在相假也

是以聖人執道虛靜微妙以成其德默希子曰忘機即照

故有道即有德有德即有功有功即有名有名即復歸於道正儀子曰以忘濟世之名復無爲之道

功名長久終身無咎正儀子曰無功之功故可久忘名之名亦何咎也前谷子曰知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則名不必高貨不必厚也

王公有功名孤寡無功名故聖人自謂孤寡歸其本

蔡本古風
句讀

也正儀子曰夫有強濟之功光大之名莫不由謙損之故然則孤寡爲王公之稱者蓋以謙爲本耳

功成而不有故有功以爲利無名以爲用然希子曰有功利物而不顯無名常用而無窮

古者民童蒙不知西東正儀子曰淳樸之至

貌不離情正儀子曰形與神合

言不出行正儀子曰言與行一

行步無容正儀子曰去飾

言而不文正儀子曰任質

其衣煖而無采正儀子曰樸素而已

其兵鈍而無刃正儀子曰不治凶器

行顛顛默希子曰詳徐之貌

覵瞋瞋默希子曰若嬰兒之覵也

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正儀子曰無妄外之求

不布施不求得正儀子曰各足

高下不相傾長短不相形正儀子曰無是非之心也

風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默希子曰令不施而俗自整人無欲而事自簡也

矜僞以惑世軻行以迷衆聖人不以爲民俗默希子曰夫詐

僞爲專坎軻而行斯迷世惑衆聖人之所不爲也

南谷子曰古者民不施不求各足於己是以有遺者不以若殺身不以政事殺民不以貨財殺子孫不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

文子一卷終

文子卷二

句餘孫　鑛文融評

武林梁　杰廷玉閲

精誠

精者明也誠者信也誠者天之性也精者人之明也誠以志之明以辯之非天下至誠孰能盡人物之性合天地之德故曰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斯之謂也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列星朗陰陽和非有爲焉默希子曰無爲所致非有欲也正其道而物自然正儀下曰成順於物而不犯之則物物得其性

一本物所不有

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矣。〔默希子曰夫有心也因時不得不順萬物不得不生〕

夫道者藏精於內〔正儀子曰絕欲之故〕棲神於心〔正儀子曰去累之故〕靜漠恬淡悅穆胸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聲〔默希子曰言聖人內韞精神外無人物都無爲朕兆有形聲〕

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默希子曰無背攻無佞人〕無隱士無逸民〔正儀子曰誅與道介者所隱逸〕無勞役無冤刑〔默希子曰使民以籍刑法無濫〕

天下莫不仰上之德像主之旨絕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

默希子曰君有其道人賴其德遠被八表旁流殊俗

非家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

默希子曰言致重譯懷殊俗非人君一一自詣其家誠心內發遠人自至也

故賞善罰暴者正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

默希子曰非明與信莫能賞善罰惡

故總道以被民弗從者精誠弗至也

默希子曰如禹伐有苗不伏然後退舞干羽而有苗格

南谷子曰古之聖人官天地府萬物正其道而任物之自然當是時也朝無佞臣野無遺逸國無游民四民樂業故不待家至人曉而坐致隆平矣

刪易繫鼓之以雷霆二句

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需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謂神明默希子曰天道潛運難可明言物之生時也物之死時也故生者不謝於天死者不怨於道自然而已所謂神明

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不所由而禍除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正儀子曰此聖人法天也默希子曰天有生殺由聖人有賞罰起福謂用賢除禍謂去惡賢者自進非我進暴者自誅非我誅莫知所由不見其迹

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寂然無聲一言而大動天下

子曰謂精誠也

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正儀子曰無心能感之

故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鳳凰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涌。正儀子曰誠至於明故有此應

南谷子曰日月星辰天之神木火土石地之神風雨露雷寒暑晝夜皆神也人性最靈是又神於物者矣天之生物不見所養而日長聖人養民之道亦然

逆天暴物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正儀子曰謂氣過節

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正儀子曰沴氣上蒸故有此變天之與人有以相通故國之沮亡也天文變世俗亂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通精氣有以相薄正儀子曰形之牽連氣之侵薄皆失位之象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強力致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默希子曰惟大聖德無不備明無不燭也懷天心抱地氣執沖含和不下堂而行四海變易習俗民化遷善若出諸己能以神化者也默希子曰聖人不下堂而

殊俗化不馳神知而重辟至德加於人若出諸己

南谷子曰天人一氣隱顯相通和氣致祥沴氣致殃未有不由人主者也故夫逆天暴物悖道敗德皇天震怒禍亦隨之有如成王悔過偃禾逆風宋君一言火星退舍是皆精誠格天轉禍爲祥之微

老子曰夫人道者全性保眞不虧其身 正儀子曰斯人之常道也 遭急迫難精通於天 正儀子曰以誠感之復無不應雖未自然亦一時之得耳 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爲而不成死生同域不可脅凌 默希子曰未始出其宗者是心與道眞何往不通死生已決安可窮凌 又況官天地府萬物秉造化含至和而已未嘗死者乎精誠形乎內而外喻於人心此不傳之道也 正儀子曰

發自深衷非言傳所及

聖人在上位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故不言之教漸乎大哉君臣乖心倍譎見乎天神氣相應微矣王儀子曰君爲治化之道臣爲代終之者損益同事於成同運而異心譎詐使戾氣上蒸則神化之道固無相應者也

此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夫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王儀子曰言天之高遠惟無爲感之而應無事親之則近也

惟夜行者能有之王儀子曰默所之與陰同德

故却走馬以糞王儀子曰明君外却戎馬之走以肥農圃至人內除奔流之欲以養道德

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沉默希子曰不行而至謂之坐馳隱而不發謂之陸沉

夫天道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正儀子曰能順自然之理動在智慮之表則無能而凶

是故以智為治者難以持國唯同乎大和而持自然應者為能有之正儀子曰天道之心與理俱協斯謂太和人君絕智巧以同和持無私以應物則可任天下也

老子曰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即近近之即疏稽之不得察之不虛默希子曰夫韋革為鼓擊之則應道德資身用之則行聲

應莫窮神化無極是考之不得察之不虛也

是故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萬物不傷默希子曰其心若鏡不迎物而來照必恒照而應物所遇何傷也

其得之也乃失之也其失之也乃得之也正儀子曰有得有失斯爲不實無得無失斯爲真一

故通於大和者悶若醇醉而甘臥以游其中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正儀子曰夫惟醇酒尚真通天地之和若於心於身得離迹與物接徹何徹焉

此假不用而能成其用者也默希子曰此謂悟道以無生爲醉以忘形也

南谷子曰道尊德貴異名同出存乎吾心不從外得生之者之不無不有不爲何取不執何失若未始出其宗則鬼神不能識

老子曰昔黃帝之治天下調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別男女明上下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市不豫賈故於此時日月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鳳凰翔於庭麒麟遊於郊

然希子曰此黃帝以道治天下德化如是

虙羲氏之王天下也枕方寢繩殺秋約冬負方州抱員天陰陽所擁沈滯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其民童蒙不知西東視瞑瞑行蹎蹎侗然自得莫知其所由生浮游汎然不知所本罔養不知所求往默希子曰此明伏羲氏之治天下也如此浮游罔養皆汎然無係之貌當此之時禽獸蝮蛇無不懷其爪牙藏其螫毒功揆天地默希子曰鮮含毒螫之情而無厥害之心至德所加故能若此也至黃帝要繆乎太祖之下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名隱眞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則道德上通而知

故消滅也讚希子曰太祖黃帝之先也有功而不德有名而不揚故隱眞人之道絕浮華之智因自然通於天地也南谷子曰六紀將終三皇不作而後天皇氏出當此之時大樸散而人事萌天下始有爲矣觀象制器結網爲罟以伏犧牲是謂伏羲命金爲釜庖生爲熟一變庖犧當是時也禽獸蟲蛇與其爪牙而不傷人焉至若造書契正人倫功掇天地而不以爲功尊曰太昊不亦宜乎

老子曰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立身不寧是非無所形是故有眞人然後有眞知正儀子曰去俗妄知眞知見矣

其所持者不明何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正儀子曰所謂

眞知者無世俗之知也

積惠重貨使民忻忻人樂其生者仁也舉大功顯令名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疏存危國繼絕世立無後者義也。默希子曰仁而建物義以存議人無不被爭無不濟此蓋治世霸王之道

閉九竅藏志意棄聰明反無識茫然彷徉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際含陰吐陽而與萬物同和者德也。正儀子曰順陰陽之大常與物性而同德

是故道散而爲德德溢而爲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默希子曰既喪純精空餘精粕

南谷子曰道德之於五常陰陽之於五行一也則道德五常可相有不可相無然則老子所絕聖棄智絕仁棄義何哉所畏假其名而行之耳使眞有絕棄之心則道德二篇不言聖人不言仁義矣是故有眞人而後有眞知

老子曰神越者言華德蕩者行僞至精芒乎中而言行觀乎外此不免以身役物也默希子曰內識至精外生華藻心役於事身寧免害

精有愁盡而行無窮極所守者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默希子曰內守不定則偏境致泥外馳不息則常若風波

是故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知九竅四肢之

宜而遊乎精神之和此聖人之游也默希子曰聖人內守真言外應物宜故得精神之和而遊乎無窮者也

老子曰若夫聖人之遊也即動乎至虛游心乎太無馳於方外行於無門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拘於世不繫於俗默希子曰夫動乎至虛則無所不通遊乎太無則無所不有何門戶之拘制豈視聽之滯昏哉

故聖人之所以動天下者真人不過也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不觀也正儀子曰夫真聖異迹功業相懸由視不代庖各司其位

夫人拘於世俗必形繫而神洩故不免於累正儀子曰形繫

體法所拘神滅智慮所散神將散費將用寧非累生

使我可拘繫者必其命有在乎外者矣然希于門若使我定爲禮法所拘則天命之分全爲於外物也甫谷子曰身不繫於俗則人不厭我心不拘於世則我無厭人夫是之爲與造物者游是以動天下者與人不道驚世俗者聖人不觀

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於胸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正儀子曰夫有道之主不勞神不炫智而遠方懷之故得甫天心附物宜焉始本戴而歷戴之

養民以公威厲不誠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

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此聖人之恩也夫上好取而無量卽下貪功而無讓正儀子曰君欲無極則臣下明竊其功名民貧苦而分爭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生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默希子曰言上數者非聖人之治天下也若以此治亡無日矣夫水濁者魚噞喁政苛者民亂上多欲卽下多詐上煩擾卽下不定上多求卽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正儀子曰不以道德爲治而以刑法爲政斯增亂之術也故聖人事省而治求寡而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

無所得不爲而成懷自然保至眞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影之像形所修者本也正儀子曰修身則民正內誠則外應

老子曰精神越於外智慮蕩於內不能治形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默希子曰求之非分忿之無厭內傷精神外遺形體故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正儀子曰言其神全以氣聰萬物之情以神觀萬化之理寧假戶牖之窺哉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正儀子曰役動不已彌喪眞知此言精誠發於內神氣動於天下也

老子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至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而來不去而往窈窈冥冥不知所為者而功自成默希子曰冬日之陽寒者附之夏日之陰炎者休之陰陽無情聖人無情為物自懷人自歸故來非所召往非所遣也

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於治難矣皋陶喑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於言者師曠瞽而為太宰晉國無亂政有貴於見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為師也默希子曰夫不言而天下無虐刑不視而晉國無亂政是以不待目而視不須言而令聖人所以為師也

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 正儀子曰行者誠之表故奉化於上言者實之華故未信於下也

故人君好勇弗使鬭爭而國家多難其漸必有劫殺之亂矣人君好色弗使風議而國多昏亂其積至於淫泆之難矣 正儀子曰上化於下理之然也

故聖人精誠別於內 正儀子曰以其著故稱別

好憎明乎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指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 默希子曰以德化難以刑制

惟神化爲貴精至爲神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

之殺也正儀子曰精之為感物莫不順無德無怨若二氣之行焉

故君子者其猶射也於此毫末於彼尋丈矣正儀子曰誠精誠有纖芥之難其於感也不亦遠乎

故治人者慎所以感之

老子曰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誠心不抱也正儀子曰惟誠於外則物信惟智於內則民詐

故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默希子曰聽音以知樂察樂以知政觀政以知俗觀俗以知化

夫抱其誠者感動天地神踰方外令行禁止誠通

其道而違其意雖無一言天下萬民禽獸鬼神與之變化默希子曰夫聖人治天下民從化若轉丸禁姦猶止方故不恃之德不言之教禽獸鬼神無不悅伏況於人道

故太上神化其下賞賢而罰暴正儀子曰順物無迹化之上也民不忍欺治之得也至於誅勸政之末也

老子曰大道無爲無爲即無有無有者不居也不居者即處無形無形者不動不動者無言也無言者即靜而無聲無形無聲無形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是謂微妙是謂至神綿綿若存是謂天地之根默希子曰無爲

者為而不恃故曰無為無言者言而不矜故曰無恃無形何聽無色何視可謂稀微獨立不改綿綿常存為天地根

道無形無聲故聖人強為之形以一字為名天地之

道大以小為本多以少為始正儀子曰天地至大以微為本萬象至多以一為始

天子以天地為品以萬物為養功德至大勢名至貴

二德之美與天地配正儀子曰品天地養萬物成斯貴大之二德自可比配兩儀

故不可不執大道以為天下母正儀子曰德配天地動作造化使天下日用而不知也

老子曰振窮補急即名生起利除害即功成正儀子曰夫功名生於動作者也振補不免有仁惠之浮名義濟之小利

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正儀子曰時有災害國有禍亂聖賢不定之使災害禍亂不作雖聖無作聖之階賢無立功之地也

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樂施無窮之智寢說而不言天下莫知貴其不言者正儀子曰鼓腹擊壤莫知帝力

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正儀子曰可物之道者自然之常道也可命之名者非靜體之常名也故至人不處

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皆其粗也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正儀子曰同流治之心異正化之路末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體一德之所總要取成事之迹跪坐而言之雖傳學多聞不免於亂默希子曰今之學者不原其本而尋其迹務在廣聞只生亂耳耐谷子曰含道抱德推誠樂施處上之道服勞稱怨起利除害處中之道也自穀勝求不取勝與處下之道也違其時定道其變故不拘任隱異事同功有不假於帛金石與古為徒

老子曰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說道正儀子曰精之為狀無迹而物化非名言所及

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情甚於謼呼也

默希子曰夫呼聲可聞不遡數步政令一出天下咸服

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誠在令外也

默希子曰與民同憂故言出而信同利故令行而誠無有違也

聖人在上民化如神情以先之

正儀子曰信在言前誠在令外故其化速

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令殊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愛之逾篤者情也

正儀子曰言百姓無知聖人無名但相感而順也

故言之用者變變乎小哉不言之用者變變乎大哉

默希子曰言有言言則小言無言言則大

信君子之言忠君子之意忠信形於內感動應乎外賢聖之化也正儀子曰言感道內著化勸外應也

老子曰子之死父臣之死君非出死以求名也恩心藏於中而不違其難也默希子曰子死父難臣死君難非徼世求譽特以恩覆之甚而忘其身也

君子之憯怛非正為也自中出者也亦察其所行默希子曰憯怛謂刑法也刑戮非正道也所以懲惡勸善不得已而行之不可濫也

聖人不慚於影故君子慎其獨也舍近期遠塞矣正儀子曰自得為近物應為遠

古人事功
料後迹德

故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志不忘乎欲利人也默希子曰志在利人人皆悅慕也南谷子曰士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忠孝使然也若萇弘之死於周申生之死於父恩心藏於中而不違其難何以出死求名爲哉聖人在上民樂其治二帝三王也聖人在下民慕其意玄聖素王也

老子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也唱而不和意而不載中必有不合者也正儀子曰中誠內外感會之際夫我唱彼不和我意彼不載由其精誠未相接也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諸已也正儀子曰心誠則物應形正則物徵

故說之所勿至者。容貌至焉。正儀子曰言說之教所不及則正形之化而可及矣

容貌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正儀子曰正形之化所不及者精誠之感而必及之

感乎心發而成形 正儀子曰內全而外自化

形精之至者可以形接而不可以照期。正儀子曰形謂容貌精謂情感二化之道期可接乎形類而不可懸解而自期也若然者則中有所待則何精之能純形之未正耳非其形正而能感化於物者未之有也

老子曰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如寡言 默希子曰以道為宗以德為本離宗失本故多不如寡也矣

害衆者倕而使斷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默希子曰夫巧藏於心不在於指絕其不可得也明貴言爲道不可冀也

故匠人智爲不以能以時閉不知閉也故必杜而後開正儀子曰順於變化與時咸功任乎智巧必資終敗也

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正儀子曰事異所歷化同所歸

其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徵也哭者哀之效也精於中應於外故所在

以感之矣。正儀子曰歌哭者得喪之驗也夫治化之道順其生則皆樂拂其性則皆哀而羣物怨暢之由莫非君上之所感也

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默希子曰利人不已澤乃遐暢商容子曰聖人非無欲因其利而利之非無事當其爲而爲之異路同歸存亡一致雖殊方異欲性情則一隨感而發皆吾民也而可忘乎則澤及遠矣

老子曰人無爲而治有爲也即傷無爲而治者爲無爲爲者不能無爲也不能無爲者不能有爲也默希子曰言無爲者還是有爲有爲即非無爲而治也唯有爲而不爲即無爲

[illegible]

人無言而神有言也即傷無言之神者 正儀子曰言以辯物神理而條之故傷也

載無言即傷有神之神者 正儀子曰存無於胸中乃心之不能虛也只是而癡則精神不無傷也

文子曰名可強立功可強成昔有榮噂恥聖道獨亡

於己而見老子受教一言精神曉靈屯悶條達 正儀子曰屯難也悶疾

勤苦十日不食如享太牢 正儀子曰吐道而飽德也

是以明照海內名立後代智略天地察分秋毫譽稱

華語至今不休所謂名可強立者也故田者不強囷倉不滿官御不厲誠心不精將相不強功烈不成王侯解怠沒世無名正儀子曰此篇言貴以精誠爲宗文子恐世人但欲存誠而忘強學故歷舉以爲誠也

至人潛行譬猶雷霆之下藏正儀子曰其迹不見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進退無難無所不通夫至人精誠內形德流四方見天下有利也喜而不忘天下有害也怵若有喪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故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聖人之法始於不可見終於不可及默希子曰德義無方終始無際處於不傾之地默希子曰立身無爲之地積於不盡之倉默希子曰用之不竭載於不竭之府正儀子曰運之而不窮也出令如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正儀子曰虛柔而治之開必得之門正儀子曰不企所無之分也不處不可久正儀子曰夫乎驕盈不行不可復正儀子曰離乎執繫

夫人行可說之政而人莫不順其命命順時從小而致大命逆即以善爲害以成爲敗正儀子曰大人政簡莫不悅以化行理自光大而願前之政反此宜焉南谷子曰至人聖人大人宜有別矣夫至人視民猶己同乎利害人樂亦樂人憂亦憂聖人之法始不可見終不可及大人行可悅之政順時而出也

夫所謂大丈夫者內強而外明內強如天地外明如日月天地無所不覆載日月無所不照臨大人以善示民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天下聽令如草從風政失於春歲星盈縮不居其常政失於夏熒惑逆行政失於秋太白不當出入無常政失於冬辰星不效其

四時先政。鎮星搖蕩。日月見謫。五星悖亂。彗星出正饑

子曰惟修德者無之

春政不失禾黍滋。夏政不失雨降時。秋政不失民殷昌。冬政不失國家寧康。默希子曰此明主不可失政失則天降百殃得則天降百祥也

文子卷二終